

□散 文

## 布谷布谷

程广海

初春的信息是开在院子里迎春花,那鹅黄般的花蕾在寒冬里绽放的时候,春天,已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无声息地来临了!

河两岸村庄的人们还在安静地度过这冬春交替的季节,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河流的变化,这时候河流的变化最初是悄无声息的,是细小的或轻柔的;后来,冰块已耐不住春汛的诱惑,河水在暗流中涌动着,踏着欢快的脚步,那些变得很小很碎的冰块轻轻地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向下游奔去。两岸的大片麦地,经这一冬瑞雪的呵护,麦苗正舒展着筋骨,努力地向上升展着一片翠绿。

这些细小的变化,包括田野中一块土的松动、一棵荠菜的发芽顶尖开花、一条柳树枝在风中的晃动,村庄里的许多人是不会注意到的。这时节,还没有出正月呢,年还没有跑远呢,女人们在一起说说东道西,男人们聚在一起划拳喝酒,人们的心思正等着耍龙灯、跑旱船、唱大戏呢。而这时的父亲,早已看见了

春那精灵般的身影。那个在他心中盼望了一冬的春,沸腾着,荡漾着朝他扑面而来。这一天,母亲在给儿孙们忙着吃喝拾掇家务的时候,父亲从西屋里把闲置了一冬的锄头、铁锹、小铁铲、耨把拿下来,在院墙的一角不紧不慢地在磨石上磨着。太阳慵懒地升起,阳光里有了些暖意,父亲在暖暖的阳光里,不紧不慢地磨着这些好久不用的农具。很快,那些农具上的锈没了,父亲那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闪亮的刀刃上来回划着,以此来试试那些好久没用的农具是否还锋利依旧,父亲看着在阳光上闪着光亮的农具,高兴地把烟蒂一甩,说:“还是好家伙!”

父亲的心永远属于那块与他朝夕相处的土地,那是他最亲近、最挂念的。村里大多的人们还沉浸在过年喜庆气氛时,父亲是村里过年后第一个下地的人。父亲下地从不空手,手里总要拿个干活的家伙,那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今天,他肩上扛着一把铁锹,尽管他知道现在的季节可能还没有铁锹的用处,

但这样扛着铁锹的姿势和习惯,看上去,那才是一个真正下地干活的庄稼人。

走出村庄,一眼就看见那长长的河堤。河堤下,是一块宽阔的麦地,这块麦地沿着河堤一直延伸到河的下游。无论春夏秋冬,父亲喜欢看这片地,有时高兴的时候,就爬到河堤上,掐着腰,欣赏他手里的十几亩土地。父亲似乎不急于看自家的麦地,走进第一块麦地地头时,他蹲下来,抓起一把泥土闻了闻,然后捏了捏又把土撒开。扒开松软的泥土,嫩白的麦根又粗又长,正努力地向地下扎着根,父亲满意地笑着:“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。”他开玩笑地对跟在屁股后的狗说:“小黄,有兔子!”那狗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跑去。父亲和小黄在麦地里疯跑着,引来远处公路上几个过路人好奇的目光。

其实,春的源头远不止这些。从立春开始,雨水、惊蛰、春分乃至清明,这些季节的分水岭给我们呈现着多彩的变化图,让我们吸吮着春的气息,寻找

季节带给我们的惊喜。

清晨,一阵轻柔的春风,裹着袅袅炊烟,带着村庄特有的味道和气息,最先从村庄里刮起。它漫过村前的水塘,沿着河堤和水渠的沟沿,掠过成排的树木,直奔麦地而去。几天的时间,整块土地几乎是瞬间就变绿了,田野里渐渐丰满起来,先是一棵棵,后来是一簇簇、一片片的荠菜、蒲公英、二月兰、马兰头、茼蒿等布满了小麦沟垄、河边和整个麦田。于是,地里挖野菜的人多了起来。

似乎是不期而至,几只柳串儿在麦地里打着旋儿,贴着麦苗飞一阵子,落在远处的杨树梢上。紧跟着柳串儿的是布谷,它们三五一群,或高或低地飞翔着,不时从麦地里传来阵阵“咕咕——咕,咕咕——咕”的鸣叫。不知是谁家挖野菜的俊俏媳妇惊喜地喊道:“是布谷催春呢!”

对,是布谷鸟衔来一缕春风,翠绿了干枯一季的花草树木;是布谷鸟嘹亮婉转的鸣唱,点燃了这春的王紫千红!

□诗 歌

## 思念的节日(外一首)

耿庆鲁

清明是思念的节日  
我的心情忧伤  
思绪里涌出许多回忆  
让我想念故去的亲人

春风吹拂  
思念随着风影在走  
这流泪的节日  
雨意弥漫了天空

清明的雨  
应了心情而来  
让清明多了一份深沉  
多了一个相思的梦

清明的雨  
飞溅成感伤的诗句  
让思念的人  
愈加泪流不止

泪与雨交织  
沉痛了清明的哀思  
追思与祭拜  
让世间的爱明媚而灿烂

清明的雨有情  
寄托了我的哀思  
但愿泪渗九泉  
带去我的思念与祝愿

人生岁月  
变换的是世界  
不变的是追思

有爱的人心灵安宁

### 清明的雨

清明的雨渲染忧伤  
在生死的路口纷纷扬扬  
思念的人眼含泪水  
失魂落魄不辨方向

清明的相思太多  
心意太深  
如雨的泪  
滴落在墓碑旁

一座坟墓  
一张遗像  
交心的倾诉  
有说不出的悲伤

回忆着亲人的音容笑貌  
回溯曾经的欢声笑语  
悲戚的心  
又沉重了几分

人生在世  
都是有爱的人  
对亲人的思念  
让泪水化雨而飞

相思太重  
泪水太轻  
就让清明的雨  
再磅礴一些

□散 文

## 四月读来总是诗

杜明芬

四月,该有怎样的风情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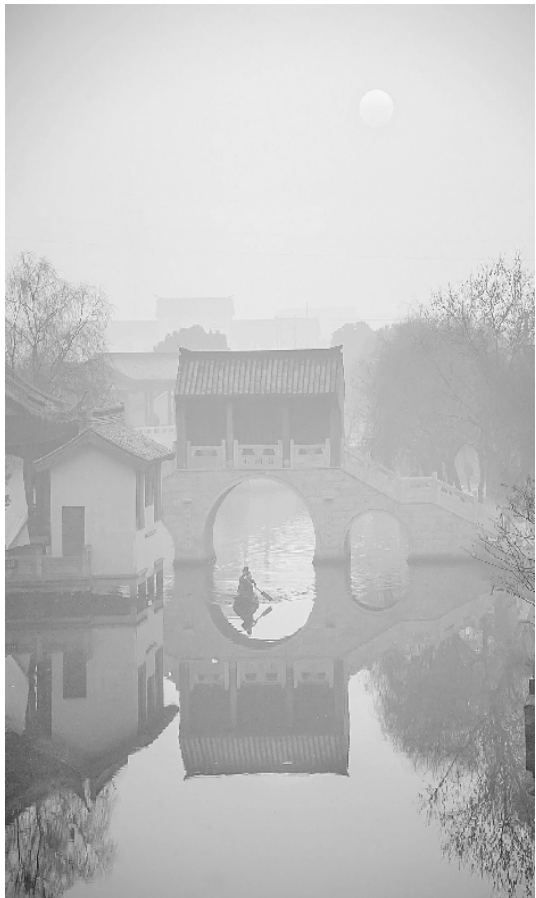
是一炉子的梨花屑燃去早春的相思,还是一口袋的槐花香盛满初夏的光阴?是万花堆成雪,清风扑面来?抑或者是小雨揉碎光阴,将细细碎碎的星点散落在湖水中央?时光乘扁舟寻旧约而来,依山傍水而坐,在一年一度的春宴中不断上新美的风光。

春水涨起满眼的温柔,柳色如烟的嫩绿慢慢蜕变成深绿如伞。四月的这般风情,在人的心间泛起相思的涟漪。一如温柔的月光洒落,树的影、花的影隔断落在地上的琴弦,一拨一弄,尽是缱绻光阴的音符。我该不该倾听蝴蝶的言语,捡起遗落在草尖上的桃花?我该不该写下赠给远方故人的词句,委托清风拂杨柳,寄去满纸的情谊?我也应该留住眼前的一切,这纯白的梨花,这绯红的晚霞,这冒尖尖的荷,这刚醒来的蛙,还有这温暖的四月。

四月,该有这般风情,沉稳如风花雪月坠入诗人笔纸间的深邃,热烈如熔炉炸开燃尽所有的不顾一切。山涧中的小草迎风生长不说一语,山谷里的幽兰止水而香不吟一句。海棠浸透胭脂色,梨蕊应是旧时香。当驾皓月之车,过柳梢桃枝,才惊觉万物皆有灵气。细长而窄的叶也曾历霜尘,微小而淡的花也会经风雪,万物之造化,皆会阅尽轮回:春光乍泄、夏雨生烟、秋芳染黄、冬草落雪,这也是一种山水趣味。这趣味养花、养草、养风、养月,也养好心情。人生四季万种风情,酸苦甜咸皆是美好。这缓缓蓊郁的四月就适合用来慢慢品尝!

四月,该是有这般风情。悠然的心绪停滞了一段闲时光。该是有暖阳透过窗棂,落在了玻璃杯里。该是有花香穿过门廊,掺在了饭菜之间。那柔軟的旧书页上还有一段清丽的文字,朴素的语言描述的是一个姑娘与花为伴的一生。几朵几朵的白玉兰,几支几支的百合,几篮子几篮子的栀子花,还有几段几段的青春故事……年轻的人是娇艳欲滴的花朵,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,如人单纯而不知世故。年老的人是遗留在枯枝上的残花,虽临霜雪而不畏惧,勘破红尘而又坚持自我。一朵花的四月是从盛开极致后的转而枯萎,是草木从浅入深的过渡,是一个人安静思考,慢慢悠悠地从散漫里迸发出生长的激情时光。

四月,该有这般风情。该有春的柔和;该有夏的刚烈;该有柳絮因风起;该有花谢等芙蓉;该有浅绿与深绿杂糅;该有姹紫嫣红凋落,草木更胜一筹。四月,有四月该有的样子。有春天对夏天的告白,有时光一寸寸变换。于是只要谈及四月,心底便会泛起一圈温柔的涟漪!



宁静的水乡

程国强 摄



贺兰山的云 刘宪忱 摄

□散 文

## 春日观山

卜昌梅

春日四月,我回了趟故乡,外出办事时,邂逅了连绵的群山。

事毕返家,在路边等车,车子久而未至。和煦的阳光慵懒地趴在身上,我沿着公路一边慢行,一边看景,一边等车。

抬眼望去,山山环绕,重重叠叠,当真应了苏轼的诗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一山连着一山,却没有重样的。远山淡影,四顾如画,山之大美,无言以对。

山上无人,种种树木高低错落,直斜相间,都蓊蓊郁郁着。最惹眼的地方便是她们的绿。松树的深绿、枫杨的浅绿、杨柳的翠绿、栎树的亮绿,一层绿盖过一层绿,触目即是。

望着,望着,便望出惊喜来。因为,那绿中,倏忽间串出来星星点点的红。仔细辨了辨,不是旁的花,竟是那朝思暮想的映山红。万绿丛中,她妍妍而立。山风偶来,她款款而舞。映山红有的孑然一身,有的丛丛簇簇。无论怎样,都开得落落大方,像乡村姑娘一般朴素、沉静。

山石并不鲜见,屹立在半山腰,之间或缀着一片红,或洒着点点绿,如眼中的一点韵,心底的一抹痕。如此一来,孤石不孤,因了色彩的搭配,有了意,

也有了趣;心也因之不寥落,有了盼,也有了暖。

山中多树,树上有鸟,啁啾不断。风吹树摇,众鸟也摇。摇来摇去,鸟飞走了,树还摇了三摇。不过,鸟飞不远,去其他树上转悠几圈,又重新落回到原先的树上。或许,旧林的好,只有它们知道。

陶渊明有诗言,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。对于这些绵亘不绝的山,我也是没来由的喜欢。哪怕无暇慢慢闲游,哪怕只是草草观赏,却也觉得心底一片平静。静中的欢喜,真金不换。

自然是闲不住的,我拿出手机或拍或录,真想把山的风姿悉数记下来。看着美不可言的群山,我一时入了神,直到车子远远地打鸣。

上了车,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。即便车子颠簸得手机都拿不稳,我仍然不愿错过窗外的风景。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开着,苍苍莽莽的远山、深深浅浅的绿意、零零星星的山花,一一落入我的镜头里。

张晓风曾在书中写道,“树在,山在,大地在,岁月在,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?”

春日观山,山皆可望,美在春上,春在心上。我看青山,青山见我,皆如是。

□小小说

## 5号技师

张海洋

上啊!”大黄吩咐道。服务员随即用对讲机呼叫:“5号技师,请稍候为楼上的先生服务。”“收到,收到!”对讲机简洁地回复。

我和大黄一边聊着闲话,一边等5号技师。过了一会儿,随着楼梯“噔噔”的声响,两个技师端着脚盆来到我们面前。

“您好!大哥,5号技师为您服务。”一个戴着口罩,扎着丸子头的女技师对着大黄自我介绍。“哎呀,妹子,我等你这么久,你可要好给我捏捏啊!”大黄说。“好嘞,哥,先泡脚吧!”她一边答应着,一边麻利地为大黄脱去鞋袜。

泡过脚,开始按摩。我特意观察5号技师的动作,她稍嫌笨拙地捧着大黄的脚又捏又按,手法未必有给我捏脚的大姐娴熟,不知道她这个高级技师是按怎么样的标准评出来的,这多出来的50块钱花得有点冤,我心想。

夜深深,大黄酒劲儿上来了,歪在躺椅上昏昏欲睡。忽然,5号技师身旁工具箱里传来

手机闹铃的声响。

“啊——”大黄惨叫一声,把我惊得一声冷汗。

“咋啦?”我看见大黄抱住了自己的一只脚。流血了!修脚的5号技师,拿着修脚刀还呆在那里。

“什么高级技师?我洗了几年脚还没受到过这‘待遇’。”大黄一边埋怨,一边用一团卫生纸压住了伤口。

“对不起,大哥!我……我听见闹铃响……分心了……”5号技师两眼汪着泪,语无伦次。

弄到这一步田地,让我这请客的人怎么下台啊。“你看怎么办吧?把你们店长叫来……”我对5号技师说。

“怎么了?又割人脚了?”一个穿黑西服的中年男人“噔噔”地从楼下跑了上来。“对不住啊,她家有孩子……失误,失误!”黑西服店长弯着腰赔情。

“你这不是高级技师吗?咋割脚啊……”

大黄从伤痛中“醒”了过来,咧着嘴问道。

“马失前蹄了!这样啊,先看伤势,如果不严重,用酒精消毒,贴个创可贴。今天消费免费,再送一张VIP卡……”店长热情地表态。

伤口不大,只是破了点皮,看到热衷洗脚的大黄没有追究这个可怜兮兮妹子的意思,我顺坡下驴,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

临走店长非拉着要送一张VIP卡不可,无奈报上我的手机号,让他们办了一张卡。走出店,我对大黄说:“给你VIP卡,可以消费10次,够5号技师按10次脚的。”大黄无奈地笑笑,“小姑娘,也不容易……”

过了两天,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,张口就问,“哥,脚好了没?”我一头雾水,正要挂了电话,里面又说了句,“我是5号技师。”没想到捏脚还有回访的。

我告诉她,同学的脚没事了,只是破点皮。她在电话里竟问起了同学的号码,我警觉起来,问她要干什么?

“不要怕,哥。我只是想给他道个歉。丈夫走了,儿子有自闭症,店长留我在店里打工,为了让我多赚钱,还给我打了‘高级技师’的证,我做不好,不能影响了他的生意……”

听着5号技师充满歉意的解释,我翻了翻通讯录,又关闭了。哎,这世界谁都不容易……